

古文辭類纂

冊六

奏議類下編四

古文辭類纂三十四

蘇子瞻策斷中。

臣聞用兵有可以逆爲數十年之計者。有執不可以謀夕者。攻守之方。戰鬪之術。一日百變。猶以爲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謀夕者也。古之欲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計。句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高祖之取項籍。皆得其至計而固執之。是故有利有不利。有進有退。百變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句踐之取吳。是驕之而已。秦之取諸侯。是散其從而已。高祖之取項籍。是閒疎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計不可易者。雖百年可知也。今天下宴然。未有用兵之形。而臣以爲必至於戰。則其攻守之方。戰鬪之術。固未可以豫論而臆斷也。然至於用兵之大計。所以固執而不變者。臣請得以豫言之。夫西戎北胡。皆爲中國之患。而西戎

之患小。北胡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知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二者皆所以爲憂。而臣以爲兵之所加。宜先於西。故先論所以制御西戎之大略。今夫鄒與魯戰。則天下莫不以爲魯勝。大小之勢異也。然而勢有所激。則大者失其所以爲大。而小者忘其所以爲小。故有以鄒勝魯者矣。夫大有所短。小有所長。地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小國聚而大國分。則強弱之勢將有所反。大國之人。譬如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國之人。計窮而無所恃。則致死不顧。是以小國常勇。而大國常怯。恃大而不戒。則輕戰而屢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歡欣相得之際也。國大則君尊而上下不交。將軍貴而吏士不親。法令繁而民無所措其手足。若夫小國之

民截然其若一家也。有憂則相恤，有急則相赴。凡此數者，是小國之所長，而大國之所短也。大國而不用其所長，使小國常出於其所短，雖百戰而百屈，豈足怪哉？且夫大國則固有所長矣，長於戰而不長於守，夫守者出於不足而已。譬之於物，大而不用，則易以腐敗。故凡擊搏進取，所以用大也。孫武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自敵以上者，未嘗有不戰也。自敵以上而不戰，則是以有餘而用不足之計，固已失其所長矣。凡大國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數出而彼不能應，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財以罔市利，而販夫小民終莫能與之競者，非智不若，其財少也。是故販夫小民雖有桀黠之才，過人之智，而其勢不得不折而入於千金之家，何則？其所長者不可以與較。

也。西戎之於中國。可謂小國矣。嚮者惟不用其所長。是以聚兵連年而終莫能服。今欲用吾之所長。則莫若數出。數出莫若分兵。臣之所謂分兵者。非分屯之謂也。分其居者與行者而已。今河西之戍卒。惟患其多。而莫之適用。故其便莫若分兵。使其十一而行。則一歲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則一歲可以五出。十一而十出。十二而五出。則是一人而歲一出也。吾一歲而一出。彼一歲而十被兵焉。則衆寡之不侔。勞逸之不敵。亦已明矣。夫用兵必出於敵人之所不能。我大而敵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吳之所以肆楚。而隋之所以狂陳。與夫御戎之術。不可以逆知其詳。而其大略。臣未見有過此者也。

蘇子瞻策斷下 ○ ○

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其

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
作織紝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爲約。故無文書符傳之
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爲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
之助。其旃裘肉酪足以爲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
人自鬪。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蓋非獨古聖
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猶狙猿之不
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囚被以羈繼也。故中行說教
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袴弊
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
不如湏酪之便美也。由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
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修其法而謹守之。築
爲城郭。塹爲溝池。大倉廩。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候。使
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相棄。此其
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則不如無法。

之爲便也。故夫各輔其性而安其生。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人之無法也。今夫佩玉服韍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所以登降揖讓折旋俯仰爲容者也。而不可以騎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韍冕而垂旒。而欲以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鼈龍蛇居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車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闔廬夫差又逞其無厭之求。開溝通水。與齊晉爭強。黃池之會。強自冠帶。吳人不勝其弊。卒入於越。夫吳之所以強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圖之哉。西晉之亡。匈也。奴鮮卑氏羌之類。紛紜於中國。而其豪傑閒起。

爲之君長。如劉元海符堅石勒慕容雋之傳。皆以絕異之姿。驅駕一時之賢俊。其強者。至有天下大半。然終於覆亡相繼。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苦其無法。君臣相戾。上下相厭。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於其閒。而安能久乎。且人而棄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奄至京師。覩中原之富麗。廟社宮闕之壯。而悅之。知不可以留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旣爲所并。則中國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號。文武選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雜取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得而忘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狼之性。而

外牽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於陷穽網羅之中。而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皆不復蠻夷之心。以爲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沈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之與共。秦之尉繚。漢之陳平。皆以樽俎之閒。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禍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足惜矣。臣觀其朝廷百官之衆。而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閒。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詬辱及於公卿。鞭朴行於殿陛。貴爲將相。而不免囚徒之恥。宜其有惋憤鬱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雖不爲吾用。亦以閒疎其君臣。此由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於圖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遠

邇皆欲洗濯磨淬。以觀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聞之謀者曰。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乘輿之還。無不泣下。且胡人以爲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斂而虐使之。則其思內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爲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銜窠藪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倉廩府庫。莫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彼慕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
有決也。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顧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形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也。勢

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憊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懾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於力則中國固不敵矣。尚何云乎。伏惟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爲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唐應德云此文極其變化橫發而不可羈繼

蘇子由君術策五。

臣聞事有若緩而其變甚急者。天下之勢是也。天下之人。幼而習之。長而成之。相侖而成風。相比而成俗。縱橫顛倒。紛紛而不知以自定。當此之時。其上之人。刑之則懼。驅之則聽。其勢若無能爲者。然及其爲變。常至於破壞而不可禦。故夫天子者。觀天下之勢。而制其所向。以定所歸者也。夫天下之人。弛而縱之。拱手而視其所爲。則其勢無所不至。其狀如長江大河。日夜渾渾。趨於下而不能止。抵曲則激。激而無所洩。則咆勃潰亂。蕩然而四出。壞隄防。包陵谷。汗漫而無

所制。故善治水者。因其所入而導之。則其勢不至於激怒。至湧而不可收。既激矣。又能徐徐而洩之。則其勢不至於破決。蕩溢而不可止。然天下之人。常狎其安流。無事之不足畏也。而不爲去其所激。觀其激作。相蹙潰亂。未發之際。而以爲不至於大懼。不能徐洩其怒。是以遂至橫流於中原。而不可卒治。昔者天下既安。其人皆欲安坐而守之。循循以爲敦厚。默默以爲忠信。忠臣義士之氣。憤悶而不得發。豪俊之士。不忍其鬱鬱之心。起而振之。而世之士大夫。好勇而輕進。喜氣而不懾者。皆樂從而羣和之。直言忤世而不顧。直行犯君而不忘。今之君子。累累而從事於此矣。然天下猶有所不從。其餘風故俗。猶衆而未去。相與抗拒。而勝負之數。未有所定。邪正相搏。曲直相犯。二者潰潰。而不知其所終極。蓋天下之勢。已少激矣。而

上之人不從而遂決其壅。臣恐天下之賢人不勝其忿而自決之也。夫惟天子之尊，有所欲爲，而天下從之。今不爲決之上，而聽其自決，則天下之不同者，將悻然而不服，而天下之豪俊，亦將奮踴不顧，而力決之。發而不中，故大者傷，小者死，橫潰而不可救。譬如東漢之士，李膺、杜密、范滂、張儉之黨，慷慨議論，本以矯拂世俗之弊，而當時之君，不爲分別天下之邪正，以決其氣，而使天下之士發憤而自決之，而天下遂以大亂。由此觀之，則夫英雄之士，不可以不少遂其意也。是以治水者，惟能使之日夜流注而不息，則雖有蛟龍鯨鯢之患，亦將順流奔走，奮迅悅豫，而不暇及於爲變。苟其濬畜渾亂，壅閉而不決，則水之百怪，皆將勃然放肆，求以自快其意，而不可禦。故夫天下亦不可不爲少決，以順適其意也。

蘇子由臣事策一○○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閒。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爲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爲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己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爲不可

則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爲之踧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爲己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爲己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而羣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爲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己。而爲權臣者。亦無所事。天子之畏己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爲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爲。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爲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謹諱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

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爲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爲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爲凡爲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

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爲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爲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爲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爲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爲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爲丞相。至召天子之侍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爲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蘇子由民政策一。

臣聞王道之至於民也。其亦深矣。賢人君子。自潔於上。而民不免爲小人。朝廷之閒。揖讓如禮。而民不免爲盜賊。禮行於上。而淫僻邪放之風。起於下。而不能

止。此猶未免爲王道之未成也。王道之本始於民之自喜而成於民之相愛。而王者之所以求之於民者。其粗始於力田。而其精極於孝悌廉恥之際。力田者民之最勞。而孝悌廉恥者。匹夫匹婦之所不悅。強所最勞。而使之有自喜之心。勸所不悅。而使之有相愛之意。故夫王道之成。而及其至於民。其亦深矣。古者天下之災。水旱相仍。而上下不相保。此其禍起於民之不自喜於力田。天下之亂。盜賊放恣。兵革不息。而民不樂業。此其禍起於民之不相愛。而棄其孝悌廉恥之節。夫自喜則雖有太勞。而其事不遷。相愛則雖有強很之心。而顧其親戚之樂。以不忍自棄於不義。此二者。王道之大權也。方今天下之人。徃於工商之利。而不喜於農。惟其最愚下之人。自知其無能。然後安於田畝而不去。山林飢餓之民。皆有盜跽趨趨之

心而閨門之內。父子交忿。而不知反。朝廷之上。雖有賢人。而其教不逮於下。是故士大夫之閒。莫不以爲王道之遠而難成也。然臣竊觀三代之遺文。至於詩。而以爲王道之成。有所易而不難者。夫人之不喜乎此。是未得爲此之味也。故聖人之爲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勤。而述其歲終倉廩豐實。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故曰。粶粶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饗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薶荼蓼。當此時也。民旣勞矣。故爲之言。其室家來饁。而慰勞之者。以勉卒其事。而其終章曰。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桎桎。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惇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當此之時。歲功旣畢。民之勞者。得以與其婦子。皆樂於此。休息閑暇。飲酒食肉。以

自快於一歲。則夫勤者。有以自忘其勤。盡力者。有以輕用其力。而很戾無親之人。有所慕悅。而自改其操。此非獨於詩云爾。導之使獲其利。而教之使知其樂。亦如是也。且民之性。固安於所樂。而悅於所利。此臣所以爲王道之無難者也。蓋臣聞之。誘民之勢。遠莫如近。而近莫如其所與競。今行於朝廷之中。而田野之民。無遷善之心。此豈非其遠而難至者哉。明擇郡縣之吏。而謹法律之禁。刑者布市。而頑民不悛。夫鄉黨之民。其視郡縣之吏。自以爲非其比肩之人。徒能畏其用法。而袒背受笞於其前。不爲之愧。此其勢可以及民之明罪。而不可以及其隱慝。此豈非其近而無所與競者耶。惟其里巷親戚之間。幼之所與同戲。而壯之所與共事。此其所與競者也。臣愚以謂古者郡縣有三老嗇夫。今可使推擇民之孝悌無過。力田

不惰。爲民之素所服者爲之。無使治事。而使譏誚教
誨其民之怠惰而無良者。而歲時伏臘。郡縣頗致禮
焉。以風天下。使慕悅其事。使民皆有愧恥。勉強不服
之心。今不從民之所與競而教之。而從其所素畏。夫
其所素畏者。彼不自以爲伍。而何敢求望其萬一。故
教天下。自所與競者始。而王道可以漸至於下矣。中

引詩一段文字甚佳而於後半民所
與競義不甚聯貫是子由精神短處

蘇子由民政策二。

臣聞三代之盛時。天下之人。自匹夫以上。莫不務自
修潔。以求爲君子。父子相愛。兄弟相悅。孝弟忠信之
美。發於士大夫之間。而下至於田畝。朝夕從事。終身
而不厭。至於戰國。王道衰息。秦人驅其民而納之於
耕耘戰鬪之中。天下翕然而從之。南畝之民。而皆爭
爲干戈旗鼓之事。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進則有死於

戰退則有死於將。其患無所不至。夫周秦之閒。其相去不數十百年。周之小民。皆有好善之心。而秦人獨喜於戰攻。雖其死亡。而不肯以自存。此二者。臣竊知其故也。夫天下之人。不能盡知禮義之美。而亦不能奮不自顧。以陷於死傷之地。其所以能至於此者。上之人實使之然也。然而閭巷之民。劫而從之。則可以與之僥倖於一時之功。而不可以望其久遠。而周秦之風俗。皆累世而不變。此不可不察其術也。蓋周之制。使天下之士。孝悌忠信。聞於鄉黨。而達於國人者。皆得以登於有司。而秦之法。使其武健壯勇。能斬捕甲首者。得以自復其役。上者優之以爵祿。而下者皆得役屬其鄰里。天下之人。知其利之所在。則皆爭爲之。而尚安知其其他。然周以之興。而秦以之亡。天下遂皆尤秦之不能。而不知秦之所以使天下者。亦無以

異於周之所以使天下。何者。至使之勢。所以奔走天下。萬世之所不易也。而特論其所以使之者。何如焉耳。今者天下之患。實在於民昏而不知教。然臣以謂其罪不在於民。而上之所以使之者。或未至也。且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何也。天下之人。在家欲得其孝。而在國欲得其忠。兄弟欲其相與爲愛。而朋友欲其相與爲信。臨財欲其思廉。而患難欲其思義。此誠天子之所欲於天下者。古之聖人。所欲而遂求之。求之以勢。而使之自至。是以天下爭爲其所求。以求稱其意。今有人。使人爲之牧其牛羊。將責之。以其牛羊之肥。則因其肥瘠。而制其利害。使夫牧者。趨其所利。而從之。則可以不勞。而坐得其所欲。今求之以牛羊之肥瘠。而乃使之盡力於樵蘇之事。以其薪之多少。而制其賞罰之輕重。則夫牧人。將爲牧耶。將爲樵耶。爲

樵則失牛羊之肥。而爲牧則無以得賞。故其人舉也。爲樵而無事於牧。吾之所欲者牧也。而反樵之爲得。此無足怪也。今夫天下之人。所以求利於上者。果安在哉。士大夫爲聲病剽略之文。而治苟且記問之學。曳裾束帶。俯仰周旋。而皆有意於天子之爵祿。夫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豈在是也。然天子之所以求之者。唯此。而人之所由以有得者。亦唯此。是以若此。不可卻也。嗟夫。欲求天下忠信孝悌之人。而求之於一日之試。天下尚誰知忠信孝悌之可喜。而一日之試之可恥。而不爲者。詩云。無言不臚。無德不報。臣以爲欲得其所求。宜遂以其所欲而求之。開之以利。而作其怠。則天下必有應者。今閒歲而一收天下之才。奇人善士。固宜有起而入於其中。然天下之人。不能深明天子之意。而以爲所爲求之者。止於其目之所見。

是以盡力於科舉。而不知自反於仁義。臣欲復古者。孝悌之科。使州縣得以與今之進士同舉。而皆進。使天下之人。時獲孝弟忠信之利。而明知天子之所欲。如此。則天下宜可漸化。以副上之所求。然臣非謂孝悌之科。必多得天下之賢才。而要以使天下知上意之所在。而各趨於其利。則庶乎不待教而忠信之俗。可以漸復。此亦周秦之所以使人之術歟。

古文辭類纂二十四

而得百歲然天子文麗猶夫天
出無及至專本夫天子文麗猶夫天
無而博事然古之術給香神而天謝文餘
無與平羊文麗而無外限無以辨賞其入學

書說類一

趙良說商君

周顯王三十三年秦孝公二十三年

古文辭類纂二十五

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皋。今鞅請

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

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

鼎按王者言推尊之莊僕子彼兀者而王先生

僕

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

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

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

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

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爲問僕矣。商君

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

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

治秦也，孰與五穀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

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

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入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此五殺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

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

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人臣車蓋不建。車上雨則擁之。其程直若左建則曲柄。建

于車上。即左纛矣。易當爲易。即馬額之。錫其言。侈於臣禮。不但坐乘。張蓋而已。非所以爲教

也。君又南面也。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

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以詩觀之。非

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

權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

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

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闔戟者。旁車而趨。此一

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

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

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

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

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日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
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

陳軫爲齊說楚昭陽

顯王四十六年。楚懷王六年。○○

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又
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爲秦使齊。齊王曰。爲
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卽往見昭陽軍中
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
官爲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
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爲令尹矣。此國冠之上。
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
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爲蛇。蛇先成者獨飲
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爲之足。及其
爲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爲
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

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爲蛇爲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

陳軫說楚毋絕於齊

楚懷王○
十六年

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謂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先大王。雖儀之所甚願爲門闌之廝者。亦無先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雖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而大王和之。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儀亦不得爲門闌之廝也。王爲儀閉關而絕齊。今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如是則齊弱矣。是北弱齊。西德於秦。私商於以爲富。此一計而三利俱至也。懷王大悅。乃置相璽於

張儀日與置酒。宣言吾復得吾商於之地。羣臣皆賀。而陳軫獨弔。懷王曰。何故。陳軫對曰。秦之所為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絕。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孤國哉。必輕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絕齊。則秦計不為。先絕齊而後責地。則必見欺於張儀。見欺於張儀。則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絕齊交。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臣故弔。楚王弗聽。

陳軫說齊以兵合於三晉

大事記載顯王四十七年齊宣二十一年吳師道疑在報○王十六年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為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彊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彊秦也。不憂

疆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爲山東之患。天下爲秦相割。秦曾不出力。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邪。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伯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今韓梁之日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南面而孤楚韓梁。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爲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己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

以兵合於三晉。

蘇季子說燕文侯

周顯王三十五年燕文公二十八年 ○ ○

蘇秦將爲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二年。南有碣石、雁門之饒。

燕按碣石在燕東海中之貨自此入河，雁門在西北沙漠之貨自此入路。

皆達於燕南，故南有其饒也。

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田作，棗栗之

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爲蔽於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敝，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

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矣。度滹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彊秦。促近齊趙。齊趙彊國。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齎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蘇季子說趙肅侯

恐卽蘇秦說燕之○
年肅侯之十六年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如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盡其愚

忠爲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爲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願大王慎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白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氈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實。五霸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爲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上郡絕則道不

郡是韓地在河北者平陽上黨皆是
非魏西河之外地後入於秦之上郡

河外割則道不

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軼道則南陽動。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三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

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彊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固已見於胸中矣。豈掩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按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爲一。西面攻秦。秦破必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笙琴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獨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

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擯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皋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

秦攻趙齊不應遠涉渤海蓋清河之誤耳史記是

燕出銳師以佐

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擯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蒞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

乃封蘇秦爲武安君飭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

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蘇季子說韓昭侯

史記作說宣惠王

蘇秦為趙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皋之固西

有宜陽商阪之塞

商字依史記策作常

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

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自韓

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

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韓卒之劍戟

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伯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

陸斷馬牛水擊鵠雁當敵即斬堅甲鐵幕革抉拔芮

無不畢具

國策甲下有盾鞮蓋字按拔讀伐即是盾不當重及故從史記去三字又下文被堅

甲三句承上三項則堅甲屬下句讀與即斬屬為句者非是

以韓卒之勇被堅甲

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

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

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過此者

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蘇季子說魏襄王

顯王三十六年魏襄二年

蘇子爲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

南許鄆昆陽邵陵舞陽新鄆

後漢郡國志汝南宋公國周名鄆邱漢改名新

鄆然則此新字衍抑當依史記新都

東有淮潁沂黃煑棗無疎，西有長

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

史記正義謂河外為河南地此猶未明蓋大梁

正河南地若言其北當言河內矣蓋魏不可舉也此

云河外乃河既折而北流為東河其東南曰外乃秦

漢之東郡地在梁東北者耳卷衍不知何處必不

如注家以漢河此卷衍亦東郡左地耳以張儀

說魏秦下河外拔卷衍則趙不南魏不北語證之尤

明又蘇秦說趙河外割則道不通亦指此並非正南

河之地方千里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曾無所芻牧

牛馬之地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

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

橫人詠王外交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

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且魏

天下之彊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

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祠春秋臣竊為大王愧之臣

聞越王句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

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

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劫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日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而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縣縣不絕，蔓蔓若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柰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蘇季子說齊宣王

齊宣
十年

○○○

蘇秦爲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邱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卽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十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鬪雞。走狗。六博。踰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幃。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

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衛陽晉之道，經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惘疑虛喝，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不柰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羣臣之計過。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疆國之實，臣固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王之詔告之，敬奉社稷以從。

蘇季子自齊反，燕說燕易王。

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爲王卻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聽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

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爲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哉。廉如伯夷。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肯爲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卻齊之彊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爲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

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僵而棄酒。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

蘇代止孟嘗君入秦

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代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代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埏子以爲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殘則復西岸耳。今子

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溜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國。譬如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

蘇代說齊不爲帝。

蘇子說齊王曰。齊秦立爲兩帝。王以天下爲尊秦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則天下愛齊乎。且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宋之利也。姚宏曰。劉本有王。對曰。夫約均。然與秦爲帝。而天下曰。不如伐宋。六字。獨尊秦而輕齊。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故臣願王明釋帝以就天下。倍約擯秦。勿使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則衛之陽城危。有淮北。則楚之東國危。有濟西。則趙之河東危。有陰平陸。則梁門不啓。故釋帝而貳之。以伐宋之事。則國重而名尊。燕楚以形服。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之舉。

也。敬秦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願王之熟慮之也。

蘇代遺燕昭王書。

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

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齊助之伐宋。

史作奉萬乘助齊伐宋今

從國策

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讎疆而

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疆，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爲福，轉敗爲功。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復殘疆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爲福，轉敗

為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為福，轉敗為功，則莫若遙

史作挑 霸齊而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其大上

計破秦，其次必長擯之。秦挾擯以待破，秦王必患之。

秦五世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

以國為功。然則王何不使辨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

趙破宋，肥齊尊之，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

利而執為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

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

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秦為西帝，燕為北帝，趙為中帝，

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

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

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

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

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躡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

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辨士以此若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齊湣王出走。

蘇代約燕昭王

當在赧王三十六七七年燕昭末年秦拔楚鄢郢時 ○ ○ ○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史作乘船下同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

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

下隨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

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之故十七年

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

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

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

舉安邑塞女戟韓氏此韓氏河東地名屬魏太原卷下軹道徐廣

曰霸陵有軹道亭鼎此謂河內軹縣徐誤按道南陽封冀兼包兩周乘夏

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鉞戟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

白馬之口魏無黃黃有三在河內者曰內黃在陳留者曰外黃在曹州者曰小黃與濟

陽連此黃小黃也史記本有外字非是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邱

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為然故事秦秦

欲攻安邑恐齊據史作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

道為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

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
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
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
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
已得宜陽少曲。致藺離史無離字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
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
絕矣。殘均陵。塞黽阨。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
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黽阨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
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
至史作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離史作離譙石。
遇敗於馬陵。史作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
於趙。則劫魏。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爲和。羸則
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
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黽阨適齊者曰。以宋

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維之地三川晉國晉國謂安邑晉末獨有絳曲沃而魏居安邑近之趙韓皆遠故謂為晉國蘇厲曰韓亡三川魏亡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奇峻之氣有過季子

蘇厲為齊遺趙惠文王書 ○ ○

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內也教順非洽於人民也祭祀時享非數常於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豐穀熟民不疾疫衆人善之然而賢主圖之國策作惡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彊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

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以齊燄天下憎齊及以齊國策作韓吳師道

乃疑厲為韓說而齊字為司馬子長所改此大誤也蘇代云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正

此時情事故為齊說而語及韓國策誤本乃盡以齊此時韓事可據耶事當在齊潛敗走燕未盡取齊七

十城時大事記疑非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此時事亦不然也

恐天下畏己也故出質以為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

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而實伐空韓臣以秦計

為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執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

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

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

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魏亡

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地去沙邱

鉅鹿斂三百里策有秦盡二字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

謀王之河山閒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關策

扞關扞關大事記云扞者扞敵之扞非關名故楚趙皆有之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

秦以三郡策作軍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句注之南非

王有已踰句注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按

上黨蓋韓趙各有分地韓之上黨在南路者秦之上黨在北燕盡齊之北地以下言秦兵之從南路者秦之上

兩路皆通燕則趙斷為三矣代馬胡犬不東下昆

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彊秦

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孰慮之且齊之所以伐者

以事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也燕秦之約成而兵出

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地齊倍五國之約而殉王之

患西兵而禁彊秦秦廢帝請服反高平根柔於魏反

莖分先俞於趙齊之事王宜為上策作交而今乃抵

罪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孰計之

也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為義齊抱社稷

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

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

蘇厲爲周說白起。○。○。

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藺離石祁者。皆白起。是攻用兵。又有天命也。今攻梁。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藺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古文辭類纂卷二十五

珍做宋版印

也蓋誠公不若...

以美其用...

而其更...

長...

亦天...

始...

此...

則...

則...

皆...

精...

精...

張儀說魏哀王。

張儀爲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人。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無有名山大川之阻。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參列。粟糧漕庾不下十萬。魏之地執。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爲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大

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劫衛。取陽

晉。策作晉陽誤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

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

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敢不聽。秦韓為一國。魏

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為大王

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

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

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

其卒雖衆多。然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悉魏之兵。南

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內嫁

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伐。雖欲

事秦。而不可得也。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寡可信。說一

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成。反而取封侯之

基。是故天下之游士。莫不日夜搯腕。瞋目切齒。以言

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牽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沈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之孰計之也。魏王曰。寡人蠢愚。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効河外。

張儀說楚懷王。

張儀爲秦破從連衡。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邱山。法令旣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智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爲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疆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交爭。其執不兩立。而凡

下以下二十五字係從人語與下文義不貫疑衍

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

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強也。夫以弱攻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者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爲已。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也。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執不相及也。夫恃弱國

之救而忘強秦之禍。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五戰三勝而亡之。陳卒盡矣。有偏守新

城而居民苦矣。臣聞之功

策作攻

大者易危。而民敝者

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師襲秦。與秦戰於藍田。又卻。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秦下兵攻衛陽。晉必扃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爲武安君。而相燕。卽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奔入齊。

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偽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帚之妾。効萬家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為計無便於此者。故敝邑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須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幼。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駘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蘇張之說多非當日本辭為縱橫學者為之耳為此文者蓋以為說頃襄王若面對懷王不應云楚王大怒云云也。又東海之上乃楚遷壽春後語於懷王時不合蓋為此文者未計張儀之年不能及懷王後也。

張儀說韓襄王。

張儀爲秦連橫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厭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爲除守。徼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鷲之士。徒跣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跌後。蹄閒三尋者。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裨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率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

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註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臯。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趙。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執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敝邑秦王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効宜陽。

淳于髡說齊宣王見七士。○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

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畢黍梁父之陰。則郟車而載耳。夫物各有儔。今髡賢者之儔也。王求士於髡。譬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淳于髡說齊王止伐魏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

淳于髡解受魏璧馬。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唯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敝。名醜而實危。爲王弗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齊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淳于髡曰。聞先生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爲寡人計之何如。淳于髡曰。伐魏之事。伐魏之事者髡所說不伐魏之事也。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若誠便。魏雖封髡。於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

黃歇說秦昭王。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

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於陳城。楚遂削弱。爲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爲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鬪。而鴛犬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王之身。三世而不忘。接地於齊。史之身上不重。王字策接地。上無忘字。以文義皆應有之。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成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邱。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

屬之燕。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殫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強。乘毀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于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旣勝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今王妒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韓魏也。臣爲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

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龜兔。遇犬獲之。今王
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敵
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
國也。何則。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
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
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劓腹折頤。首身分離。暴骨草澤。
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
狐祥。言鬼無所歸而為妖祥如狐也史作狐傷無所食。百姓不聊生。族類
離散。流亡為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
憂也。今王資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
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
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藉
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隋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
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

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銓、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王破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而齊南以泗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為帝有餘。夫以王壤土之博，

人徒之衆，兵革之強，而注地於楚，詘令韓、魏。

注地言地偏注

於楚也。史作櫛，怨於楚。詘，令言令下而韓魏不聽為所詘也。史作還，令一作遲，令歸帝重於

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

以臨韓，韓必授首。王襟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

東山，河內山在秦東者，策作山東，非曲河，策作河，曲亦非。蓋言帶以則于義當謂河水，非謂河曲之地也。

韓必為關中之侯。若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

鄢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絕天下也。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

范雎獻書秦昭王。

范子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蒞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謂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樞質。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雖以臣爲賤而輕辱臣。獨不重

任臣者後無反覆於王前者耶。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爲其凋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闔於王心耶。亡其言臣者將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間。望見足下而入之。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說。使人持車召之。

范雎說秦昭王。

范雎上書秦昭王大說。使以傳車召范雎。於是范雎

乃得見於離宮。佯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爲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日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灑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閒。」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耶？」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疎也。已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疎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

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疎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執。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

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愬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

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
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
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
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
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
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
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
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
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
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
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
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疎矣且昔
齊潛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
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

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詞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卒聽范

雖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丘。

范雎說昭王論四貴。

范雎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內有田單。不聞其有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華陽。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專利害之謂王。制生殺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涇陽華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爲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敝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之權。縮閔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李

兌用趙。減食主父。百日而餓死。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臣今見王獨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涇陽於關外。昭王謂范雎曰。昔者齊公得管仲。時以爲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爲父。

樂毅報燕惠王書 ○ ○ ○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

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

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早見主之不同量，主不同量，謂夫差非其父之倫，或有臣字非。是

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隳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

珍傲宋版
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惟君王之留意焉。

周訢止魏王朝秦 ○ ○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訢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爲後也。今王之事秦。尚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爲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耶。許瑄爲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訢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爲汝殉者。臣必

不爲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瑄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爲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効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魏爲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爲。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爲秦耶。吾以爲魏也。支期曰。君無爲魏計。君其自爲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爲計。後爲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

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僞病者乎。而見之。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長信侯曰。王毋行矣。臣能得之於應侯矣。願王無憂。

孫臣止魏安釐王割地

史記以爲蘇代

○○

華陽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執必無魏矣。且夫奸人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求之無窮。是薪

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
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耶？欲食則食，欲握則
握。今君劫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
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按其行。

古文辭類纂二十六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
留侯世家
漢高祖王五年
王五年無號
王五年無號
王五年無號
王五年無號

王五年無號
王五年無號
王五年無號
王五年無號
王五年無號

王五年無號
王五年無號
王五年無號
王五年無號
王五年無號

王五年無號
王五年無號
王五年無號
王五年無號
王五年無號

王五年無號
王五年無號
王五年無號
王五年無號
王五年無號

王五年無號
王五年無號
王五年無號
王五年無號
王五年無號

王五年無號
王五年無號
王五年無號
王五年無號
王五年無號

王五年無號
王五年無號
王五年無號
王五年無號
王五年無號

王五年無號
王五年無號
王五年無號
王五年無號
王五年無號

王五年無號
王五年無號
王五年無號
王五年無號
王五年無號

書說類三

古文辭類纂二十七

魯仲連說辛垣衍 ○ ○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闖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強為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閔王衍益弱。方今惟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亦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遊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始吾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

辛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
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
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將軍辛
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
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
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
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
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此圍城
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
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棄禮義上首功之
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
正於天下則連有赴史記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
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
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

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斮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二字然則梁之比於秦。若僕耶。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怏然不悅。曰。噫。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

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

史記九字通

侯鄂侯文王

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於牖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莞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塗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能事養。死則不得飯含。

史作

賂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鄒魯兩國是時

俱亡矣是於其君不能奉養飯含也當齊潛經過兩國兩國距其亡無幾時耳亦微甚矣而尚不肯以天

凡注家皆失其解策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

俱據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

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

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

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

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

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

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為天

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卻軍

五十里適會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

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

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

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

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魯仲

氏也連其名也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

不復見

魯仲連與田單論攻狄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

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

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

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修劍

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骨成丘田單乃懼問魯仲子

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

在即墨坐而織葢立則杖插為士卒倡曰可當作何字往

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

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

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及，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魯仲連遺燕將書

○○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士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

不敢東面。衡秦之執成。楚國之形危。齊奔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僂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遊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遊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

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仲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洽，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爲敗軍禽將矣。曹子弃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

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十者非不能成小康而
 行小節也以爲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
 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弃忿悁之節定累世
 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
 擇一而行之當魯仲連此書連不肯帝秦之敘載乃
 有與燕將書上事而王不肯五年田單殺燕騎劫中
 齊王建八年上距齊襄王五年田單殺燕騎劫中
 二十二年矣國策謂與燕將書在殺騎劫後二十餘
 已甚鮑彪不悟國策之誤反疑殺騎劫後二十餘
 當遂謂是喜時乃有趙人擬殺腹之者是尤非也若
 腹則不然其一云燕將攻下聊城是燕王喜時偶以
 攻齊才得一城耳燕將攻下聊城是燕王喜時偶以
 襄王復法章時復齊事十餘年趙孝成王請單也
 止載復法章時復齊事十餘年趙孝成王請單也
 燕明年田單爲趙相又後十餘年而策謂單往爲齊
 史皆雜見他傳太史公注國策仲單往爲齊復其
 爲單事固無疑也何文正云然耶仲單往爲齊復其
 還齊而復聊城此何據而云然耶仲單往爲齊復其
 稽其勸燕將反國及東遊於齊皆非其誠語爲仲連
 國奇偉士也必國及東遊於齊皆非其誠語爲仲連
 不道當人於齊而致死謂史氏言燕將排難解紛自殺

不可信其說尤迂不知仲連之意不足為史記難也
惟攻廉頗傳邯鄲圍解五年廉頗殺栗腹而圍燕趙
世家六國表所記則解圍至殺栗腹七年而有栗腹
傳則謂解邯鄲圍後二十餘年值聊城事而仲連
兵折燕被圍之語則相去時益遠
矣此似傳之誤或傳寫者失之

觸讐說趙太后

霈按趙太后即齊女威后欲殺於
陵子仲者左師言固善矣亦會值
趙太后明智○○○
易以理諭耳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
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
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
觸讐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
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怨恐太后
玉體之有所郤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
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
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
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

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

古者軍禮上下服同色玄

衣玄裳故曰衲服宿衛者用軍禮故皆黑衣

以衛王宮沒死以聞太后曰

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

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

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

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

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

爲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

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爲

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

爲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

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

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

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

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
功於國一日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
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
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
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
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
人臣乎。

馮忌止平原君伐燕。

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
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
而與馬服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
圍邯鄲之城趙以七敗之餘收破軍之敝而秦罷於
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者以攻難而守者易也今
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

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爲強秦之
所以攻而使強燕爲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
承趙之敝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
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蔡澤說應侯 ○ ○

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於涂聞應侯任
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秦將見昭
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弘
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
聞之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旣知之衆口之
辯吾皆摧之彼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
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
讓之曰子嘗宣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
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

成功者去夫人生手足堅強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

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

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為

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

榮成理萬物萬物二字史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

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

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毋絕豈非道德之符而

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

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史有然字亦可願與應侯知

蔡澤之欲困己以說復繆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之

事孝公也極身毋貳慮盡公而不顧策作還私設刀鋸

以禁姦邪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史作披腹心示情素蒙

怨咎欺舊交虜史作奪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

為秦禽將破敵策有軍字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

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

史有不為行義不顧毀譽。史作不必欲霸主強國。不

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

主雖亡絕。盡能而不離。史作功而不矜貴富不驕。

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

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

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何為而不可哉。蔡澤曰。

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

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智

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國策作亂是皆有忠臣孝子

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

其君父為戮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

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

豈慕不遇世死乎。國策無以上夫待死而後可以立

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耶。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僂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閒。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楚悼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修政。治亂強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強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

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不取也。且夫翠鷁犀象。其處執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以上二十七句策俱無之。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葵

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

天下。勇強以輕諸侯。陵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

史啓史作叱呼駭三軍。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

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為孝

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

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

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穡積。習戰陳之事。是以

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

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

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

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攻強趙。北坑馬

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於長平之下。流血成川。

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策作楚趙天下

之強國。而秦之讎敵也。自是之後。趙楚懾服。不敢攻

秦者白起之執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為楚悼王立法。卑滅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遊客。史作說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攻揚越。北

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支解。大夫種為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為存。因辱為榮。墾草荆史作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讎。策無二句

卒禽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策作拮姚

宏本作拮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而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屈。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

世。長為陶朱。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

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

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
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
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
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
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
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史有四子之禍
君何居焉八字
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退而巖居川觀
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
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
此處史仍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
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誠
往而不能自返者也
願君孰計之九句

魏加與春申君論將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
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

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爲君引弓虛發而下。烏。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閒雁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者音烈而高飛，故瘡隕也。今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爲拒秦之將也。

汗明說春申君。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汗明慙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卽舜也。汗明曰：

不然。臣請爲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
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
日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
召門吏爲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君亦聞
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
湛。附漬。漉汁。灑地。白汗交流。外坂遷延。負棘而不能
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羃之。驥於是
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
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掘穴窮巷。沈
淪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祓僕。使得爲君高鳴
屈於梁乎。

陳餘遺章邯書。

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阮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
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

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竝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知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僇乎。

書說類四

古文辭類纂二十八

鄒陽諫吳王書○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縣衡天下。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鬪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疆趙責於河閒。六齊望於惠后。城陽顧於盧博。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臣聞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

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鷲鳥絜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土。絃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而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襄義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執。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

世矣。高皇帝燒棧道，水章邯，兵不留行，收弊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孰察之。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 ○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論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史記作卞和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

子胥鴟夷。臣始不信。迺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

焉。以上一段言忠信而不見知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

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

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

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

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

下。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

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

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賜以夜

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

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

司馬喜臙脚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拉脅折齒於魏。卒

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

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

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史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

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

余。而伯中國。齊用越人子臧。二字史作蒙而彊威宣。此二

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史作阿偏之辭哉。公聽並觀。

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

合則骨肉爲讎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

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爲也。

以上一段言新仕羈旅故爲左右所譖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心。而

不說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亡厭也夫晉文親其讎彊伯諸侯齊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

二字史作魏兵

彊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

而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以上承第一段欲王知其忠信而終之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眾莫不之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困離奇史作詭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

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史作隨侯之璧祇結怨而不見

德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

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史作包堯舜之術挾伊管

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史有欲盡忠而素無根柢之

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史作欲開忠信則

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

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

之上而不牽乎卑辭史作亂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

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史有嘉字之言以信荆軻而七首竊

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

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攀拘之語馳域外

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詔諛之辭牽帷

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憤於

世史有而不留也以上承第二段欲王知其臣聞盛

富貴之樂也新任羈旅而勿信左右

飾入朝者。不以私污義。砥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

里史作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今欲

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

面汗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

死堀穴。巖藪史作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

哉。末段兼承前兩層意言忠信之士必不以漸仕羈旅之故而屈志於左右者也

枚叔說吳王書 ○ ○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呂有

天下。禹無十戶之聚。呂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

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

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

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

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呂一縷之任。繫千鈞之

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

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已復出。其出不出，閒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桑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做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執，不出反掌之易。臣居泰山之安，而欲乘桑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目爲大國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跡愈多，景愈疾，不如就陰而止。景滅跡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迺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

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霽穿石單極之統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礮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彙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枚叔復說吳王。

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拒羌笮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籍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巨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朝

羌笮。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臣爲吳禍。此臣所臣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臣嘗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臣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

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
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饜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
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
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跡。
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
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
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大息。臣竊哀之。
願大王孰察焉。

司馬子長報任安書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漢書無此十二字。疑太史公公字。乃令

字文選傳本誤耳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

賢進士為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漢書

作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

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

益反損。是以獨抑鬱而無文選誰語。諺曰：誰爲爲之。

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

爲知己者漢書無用。女爲說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

缺矣。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

見笑而自黜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

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閒，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

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文選少雍，恐卒

然不可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

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爲

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

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

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

禍莫憊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諾莫

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

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雋。選文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擐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未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闕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

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

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鼎按李陵少為侍中，侍中

得入宮門，故謂之門下。太史令蓋亦入宮門者，故俱居門下。素非選有能字相善也。趨

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慇懃之餘歡。然僕觀其為人，

自選有守字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

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

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

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

軀保妻子之臣，隨而煤藥，藥依李陵傳其短僕誠私心痛

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

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抑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

有餘日。所殺過半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

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

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

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選有流涕。沫血飲泣。

張空卷。選作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漢無陵未沒時。

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

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

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漢書怛悼。誠欲

効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少分甘。漢

作絕甘能得人。漢書有死力。雖古之漢無名將。不能

能字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選

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

矣。漢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

推言。陵之漢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

能盡明。明主不深選無深字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

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

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選有視字左右

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

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選作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

不然邪。選作乎李陵既生降。隕其家聲。而僕又俱之。漢作

茸蠶室。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

人言也。此下自恥辱引入立名如江河之上風起水湧怒濤萬變而卒輸于海天下之至奇也

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

之閒。固人主所戲弄。倡優畜之。選作所蓄流俗之所輕也。

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漢無以

異。而世俗又不與能死節者次漢無次比。特以為智窮

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

漢無也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

也。

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

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

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漢作鬚毛髮，嬰金鐵受辱。

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

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漢無勉勵也。猛虎在深山

百獸震恐，及漢有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

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執不可漢無可入，削木為

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

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

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執也。及已至是，言

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漢無

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漢無

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

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

於字漢隲作

里李斯相也，具於

漢無

五刑，淮陰王也，受

漢作

稱孤繫獄抵

漢作

漢無關三木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

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

決自裁漢作財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

由此言之勇怯執也彊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夫漢作

且人不能早裁繩墨之外已選作稍陵遲漢作夷至於

鞭箠之閒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

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

漢作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

今僕不幸早失父母漢作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

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

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漢作奕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

分矣何至自湛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

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漢作函

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漢無沒

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漢無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漢作

摩滅不可勝記。惟侗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

漢作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

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牘腳兵法脩列。不韋

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氏

賢聖發憤之所為也。漢有作字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

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明。選無明字無目。孫

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

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

失舊聞。略漢無略字考其行事。綜其終始。漢無此句稽其成敗

興壞之紀。漢作理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為十表。本紀十

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以上二十六字。漢書無凡百三

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

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

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

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漢作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

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里所戮笑，以汙辱先人。

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

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

其所漢有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

為閨閣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漢有巖穴邪？故且從俗

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

士，無乃與僕私心刺漢作之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漢

琢，曼辭以自飾，漢作無益於俗不信，祇足取辱耳。要

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

拜。

庶子王生遺蓋寬饒書 ○ ○

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疆禦。故命君曰司察之位。擅君曰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曰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曰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曰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曰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爲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旣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裁省覽。

楊子幼報孫會宗書○○○

憚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曰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

愚蒙賜書教督。臣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意。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憚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臣此時有所建明。臣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歛。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臣夷滅不足。臣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臣忘憂。小人全軀。說。臣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臣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臣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

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糞。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袂低仰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汙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尚安得巨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

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迺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

劉子駿移讓太常博士書 ○ ○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曰爲意。至

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二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臧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臧校理舊文得此三事臣考學官所傳經或脫

簡傳或閒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先慨歎作一頓下乃實說其抑而未施處情最深鬱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未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呂尚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

猥曰不誦絕之。欲曰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曰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聖意。曰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二三君子不取也。